

中国现代史

潘强恩 编著



# 西安事变

——第二次国共合作



远方出版社

第十四卷

西安事变

——第二次国共合作

潘强恩 编著

远方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

中国现代史丛书/潘强恩编著.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 1998. 7

ISBN7-80595-482-8

I. 中… II. 潘… III. 现代史-中国-1919~1949  
IV. K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19106 号

## 中国现代史丛书

### 西安事变

——第二次国共合作

---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海德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 印张: 219 字数: 4800 千字

2006 年 3 月第 2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80595-482-8/K · 27

---

定价: 798.00 元(全 28 册)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捉蒋枪声起华清 ..... | 1   |
| 蒋介石被关新城 ..... | 13  |
| 恶梦惊醒宋美龄 ..... | 25  |
| 两面派与变色龙 ..... | 35  |
| 蒋介石写下遗嘱 ..... | 44  |
| 中共代表保和平 ..... | 52  |
| 恩来西安助张杨 ..... | 57  |
| 圣经暗示女卫男 ..... | 65  |
| 宋美龄泪洒古城 ..... | 71  |
| 少帅匆忙放虎归 ..... | 81  |
| 三位一体皆惊悚 ..... | 93  |
| 法庭雄辩亮真凭 ..... | 98  |
| 特赦少帅为人情 ..... | 107 |
| 东北军分化瓦解 ..... | 113 |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杨虎城自投罗网····· | 125 |
| 国共谈判谋合作····· | 134 |
| 庐山智斗蒋介石····· | 138 |
| 中南海演鸿门宴····· | 149 |
| 浴血奋战卢沟桥····· | 156 |
| 丢掉幻想抗日寇····· | 165 |
| 东条兵侦察哈尔····· | 170 |
| 抗战进入新阶段····· | 183 |
| 京沪司令张治中····· | 188 |
| 淞沪抗战大拼搏····· | 200 |
| 中日鏖战陆海空····· | 203 |
| 七十万军何所从····· | 216 |
| 八百壮士立战功····· | 221 |
| 宋美龄前线劳军····· | 226 |

## 捉蒋枪声起华清

深夜，寒气袭人，一辆小汽车“哧”地冲出了古城，进入了堤下柳林里隐藏着的一座小学校。卫队营有两个连昨天就悄无声息地进入了这座已经放了假的小学校。市镇在河对面，小学校周围是芦苇水荡，败草残荷，荒凉而偏僻。卫队营分乘几辆卡车进校之后，所有战士昨晚上和衣抱枪而卧，每人一把盒子枪，一支马枪，每班配备一挺轻机枪，人人都预感到随时会投入战斗，而且是闪电式的奇袭，可谁也不知晓作战的时间、地点，更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敌手。

白天过去了，毫无动静。后半夜睡梦正香，一阵“瞿瞿瞿”的短促哨音过后，大伙儿很快集合在冻得梆硬的小院落里。马灯下站着白凤翔、刘桂五、孙铭九、商亚东、王协一、文英奇。白凤翔点了点头，孙铭九进行了动员，他声音不很高，神情显得很庄重。

“现在有重要任务！”

白凤翔在边上加重语气：“非常重要！”

“我们马上去华清池，救我们的副司令。我们东北军的命运很危险：委员长不抗日，也不许我们东北军抗日，我们副司令向他请求，他很恼火，不但不给兵，不给钱，反而把我们副司令扣押起来。保卫副司令是我们卫队营的神圣职责！现在西安城里已经开始行动，西京招待所里的南京将领全被我们东北军抓起来了，我们

马上去华清池，把委员长也扣起来，营救副司令出险。张副司令如果不能恢复自由，我们整个东北军就垮了。大家要英勇作战，完成这个极其重要的任务！但要注意，绝对不能把委员长打死。”卫队营群情激愤，有人暗中唾骂：“蒋介石本来就不是个东西。”

两辆停在门口的卡车已经启动了，众人纷纷上车时，孙铭九高声发问：“张化东呢？”张化东是七连指导员，他答应一声站了出来，孙营长下令：

“你带一个排扼守灞桥南桥头，一个小时以内，不许任何人通过。”

王协一的第一辆载重卡车已经上公路了，孙铭九迅速攀进了后边一辆。五十多个荷枪实弹的身影隐入夜空，在长龙似的石砌灞桥上化作了两道划破浓重黑暗的银白灯柱……

处于山麓微凹处的临潼县城黑乎乎一片，星星稀疏而黯淡，陡兀如兽的骊山西绣岭与夜色混成一体，很难辨认出山形。守卫县城的是一〇五师刘多荃的部队，他们已经得到了密令，无声地配合着奔袭而至的卫队营。左侧禹王庙附近住有七十多个宪兵，孙营长指示张万山连长率兵秘密进行包抄。他自己与王协一带着三十余人直摸向砖砌的牌坊形华清池大门。白凤翔、刘桂五带着他们的几位副手，贴在墙角下，拔出了短枪，一面指挥全局，一面准备相机而动。

华清池门楼挺高，门洞却不大。王协一他们赶到大门边，被蒋介石侍卫队的岗哨拦住：“口令！”王协一一个箭步抢到近前，一把揪住那个哨兵的衣领：“领我找委员长！”“叭！”那哨兵一搂扳机，震耳欲聋的枪声划破了夜空，边上的班长王德胜“砰”一枪撂倒了那个哨兵。接连两声枪响，捅开了华清池这个马蜂窝，守卫大院的三十多个侍卫胡乱扫射，枪声大作，与喊声搅成一团。孙铭九贴着

边墙，带着几个兵迅速切入写有“华清胜境”四字的二道门里，依山建筑的五间厅平台居高临下，火光竞相闪烁，枪弹从各处的房子里攒射出来，雨点似地交织成密集的火力网。火光下的小石桥附近，弹如飞蝗，半步也不能接近。禹王庙方向的枪声也炒豆一般，震撼着华清池，华清池里的亭台楼阁陷入了喊杀声中。天黑，火光很疾，硝烟味浓冽呛人，小石桥那边的水池里“噗嗤”一声，伴随着一声惨叫，分明有个中弹，跌进了丈把深的荷花池里，断梗残叶，“忽喇喇”响了几下，便被狂风一样的激烈枪声吞没了。

华清池的枪声传到灞桥，张化东看到西安方向很快腾起了红色信号弹，拖着长长尾线的信号弹刚灭，城里的枪炮声也猛然而起。灞桥在西安与临潼之间，一排守桥的兵，有的往东看，有的朝西瞅；桥下的冰凌与流水，在枪炮间隙中发出撞击石桥墩的哗哗音响。天寒地冻，几只“哇哇”寒鸦从低低的夜空掠向了东北方向，黎明前的淡淡曙色照出了木楼上的一副对联，张化东凑上去细细辨认：

诗思向谁寻，风雪一鞭驴背上  
客魂销欲尽，云山万里马蹄前

“注意！有汽车！”

几十条长枪簇地架在了桥头两旁，张化东向南竖起一只巴掌，自西安飞驰而至的小汽车“吱儿”一声尖响，停住了，电筒光下，车里坐着一胖一瘦两个人，身着便服，礼帽压眉，绷着面皮，很不高兴，众人喝令他俩下来，二人动也不动，却摸出两张名片傲慢地递了过来。张化东一看名片，一个是蒋介石的侍从室组长蒋孝先，一个是蒋介石侍从室会计蒋和昌。张化东重又用电筒照了照了胖胖

的蒋孝先，心里嘀咕：“没错，是他小子！”

蒋孝先原是驻北平宪兵第四团团长的，在北平时，飞扬跋扈，对东北军苛刻至极，东北军上上下下，都晓得蒋孝先不是个好东西。他在西安骡马市一家妓院里突然间得到拂晓时即有兵变的风声，大惊失色，急急往城外溜，准备向蒋介石告急，汽车刚跑过东关的“八仙庵”，城里红色的信号弹就勾起了一片地动山摇的枪炮声。

他盯住张化东，满眼里是凶气：“放我过桥，我有急事。误了事要你的脑袋！”

张化东看见，他们连的又一辆卡车从小学校里开出来了，正准备增援临潼，自己在桥头坚守一个小时的时间也到点了，于是摇了摇手枪：“蒋团长，别横。今晚上有热闹事哩，你先把你二位的家伙缴出来。”几个兵伸进手去，三两下摸出了他们衣襟下的武器。蒋和昌面如土色，蒋孝先望着抵住胸脯的枪口，瞪目结舌。那辆载兵的卡车已上了大桥。张化东带两个兵挤上了小车，挟持住二蒋。

“对不起！我们也是奉委员长的命令赴临潼的。我们人多，大车上挤不下，我们仨借个光，搭你个便车。”张化东说着又用枪戳戳司机的后脊梁，“老老实实跟住前边的卡车，不然我可不客气。”临潼枪声打了一个多小时，丝毫没有缓下来的意思。一大一小两辆汽车，急匆匆驰往骊山……

侍卫们还在顽强抵抗着。白凤翔、刘桂五、王协一、张化东简单商量了一下，决定王玉瓚的部队绕着围墙朝内掷手榴弹，同时调集新上来的部队绕到后山坡上居高临下，用机枪向华清池内施加火力。

枪炮雷动，火光闪闪，纤巧玲珑的亭台楼阁一时被一团团烟火吞没，孙铭九摸上了东侧的飞虹桥，从曲曲折折的假山小径上匍匐前进，直扑一字儿面北排列的五间厅。王协一他们从西边摸向五

间厅。大门口飞来的子弹“叭，叭，叭”击穿了窗玻璃。当孙铭九和王协一冒着弹雨摸进蒋介石的卧室，房里却没有了人影，只见桌上放着一条武装带，一套特级上将军服，还有一副假牙。孙、王同时摸摸床上被窝，还温温的。

曙色朦胧，受了伤躺在走廊上的钱大钧猛然看见提枪而入的白凤翔，一把挣扎着扯住他的衣服下襟，抬起半截身子：“瑞麟（白凤翔的字），这怎么回事？”

“张副司令派我来保护委员长进城，委员长人呢？”

“夜间我还和他一起吃点心，以后就不知道了。呃哟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嘛！”白凤翔抽了抽衣襟，钱大钧死活不放手。贵妃池里的枪弹“噗、噗、噗”往外打，孙铭九、王协一大声喊话：

“赶快缴枪，不然我们就扔手榴弹啦！”

“把枪缴出来，不缴枪我们就叫你到阴司去见杨贵妃！”

贵妃池略低一些，自五间厅平台上炸下去，非全部报销不可。里边的枪声不响了，枪支很快扔出了门外。侍卫们一个个举起双手往外走。有一个穿着呢大衣、留着日本式短胡须的高个儿出现了，几杆枪一齐抵住了他的胸膛：

“你是不是委员长！”

“不是的！我不是的！”

“委员长在哪儿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不明明留着小胡须吗？”

“我不是，你们卫队都认识我的。”

正撕掳着，东北军里挤出一个人来，凑近前认了认：“咳！这不是励志社那个张玉荪嘛，怎么成了委员长啦。”

“啪！”一记耳光重重扇在了小胡须的左颊，误认了的那一位

万般气恼，“去你妈的小胡须，你也穷烧！”转身就走了。当张玉荪和众俘被押进“华清胜境”侧旁的空屋里时，曙光并不十分明亮。禹王庙与华清池四周仍有枪声。小屋里陆陆续续送进了二十多人，人人只穿了上衣，有人没穿外裤，挤在土炕前直打哆嗦。张玉荪靠近秘书俞国华，悄悄地问：“到底咋回事？”

“张学良叛变了，外边都是他的卫队。”

张玉荪怕他声高，直向门外努嘴。门外亮地里架着三挺机枪，枪口正对着屋门。侍从室的肖赞育半坐炕沿，低头阴沉个脸，他在遗憾昨夜写成的报告，只差一步，没能及时呈委座阅示。报告内容如下：

“目前最急要者为如何清除张学良左右的危险分子，若不脱开此类包围及影响，张势必误入歧途。九日西安学生之游行请愿及其公开的标语口号，已成风雨欲来之势，如再不严行处置，西北整个局面将无法澄清，张学良更难以自拔，祸将不可胜言。”

该项报告放在桌上，一旦落入张学良之手，肖赞育之死活就很难说了。

外面人声嘈杂，委员长没有找到，去向不明，一个粗犷的嗓门在呐喊：“后山墙上有爬过人的印子，山墙下水沟里有一只鞋！”

“赶快上山搜，他跑不远！”

又有人大声吼叫：“孙营长，刘师长来了，现在二门口等你回话哩。”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到二门之外，显然是营长孙铭九。

门外又有人说话：“白师长，蒋孝先被逮住了，另外还有一个蒋和昌，是个会计。一块押来了，怎么处置？”

白师长发话了：“蒋孝先是个坏种，拉出去给抬毙了。”过了片刻，西北方向响了四五枪。枪声过后，蒋会计被推进了空屋里。一进来就对张玉荪叹息：“我和蒋组长一起从城里赶来，蒋组长完了！”边说边摇头。

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二门口外折回来，有人连声大叫：“孙营长，有种！副司令在电话里夸奖你哪！”

“夸奖个屁！催我上山寻委员长哩，火气大极了！”脚步声很快消失在飞虹桥方向。

张学良刚放下电话，临潼那边传来了白凤翔的声音：“报告司令，华清池已完全占领，只是不见老东西，被窝里还有温，看来没有走远，我们正在搜查。”

杨虎城和众将领聚在边上，个个变了脸色。杨虎城抓住电话机：“查查汽车，看老蒋的车在不在？”……

过了会儿，电话中喘吁吁地回答：“他的座车还在车库里，别的汽车也全在。”

张学良下令：“根据时间、地形、他的体力推断，肯定跑不远，告诉刘师长，立即扩大包围范围，仔细搜查。”

就在张学良给白凤翔下令之时，杨虎城同时对他的卫士队长白志钧下令：“把你的大刀带上，迅速赶往临潼。临潼民团团长坏透了，把他的头给我卸回来，要死的不要活的。另外，协助孙营长把委员长捉回来，要活的不要死的！”

事出当晚蒋介石正准备就寝。他已脱掉外衣，身着睡衣坐在软床上。这位五十多岁的统帅在洛阳作了一系列军事部署之后，于十二月四日重返西安，除了继续痛斥教训张学良杨虎城剿共不力之外，又紧张地找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军官轮番谈话，要他们服从剿共命令。连日来的劳顿使他感到有些疲倦。但他还不想睡。

按照多年的习惯,每天临睡前,他都要回想一下全天所做的事情,以备第二天一早记入日记。此刻,他心情平静,五间厅外不时传来卫队士兵轻细的脚步声。应该安排的都已安排好了。明天,他将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的命令;他的嫡系部队约三十个师的兵力已摆在汉口——郑州——灵宝一线;他已下令扩建西安、兰州两地的飞机场,要求具备容纳一百架轰炸机的地勤设施;还有,六十五架作战飞机已调到西安和兰州,中央军万耀煌部陆续开入潼关,进驻咸阳;胡宗南部向宁夏和陕甘边境移动;一批重要的高级将领已陆续来到西安;还有,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将开赴陕北前线,张杨二人分别驻洛川和韩城督战……这一切都是冲着陕北红军的。在他看来,共产党红军本属强弩之末,现在就是瓮中之鳖了。

如此,这个自负的统帅经过短暂的思想过滤之后,浑身一阵轻松。

叭!华清池外第一声枪响,蒋介石就一骨碌翻起来了,他胡乱爬下床,吩咐门外的侍从官竺培基迅速布防阵地,构成火力网封锁二道门,并连声呼叫:“钱主任呢?钱大钧!”钱大钧的卧室正对二道门,他一出来,便被黑地里一排枪弹击倒在地,子弹直透肩胸上部,他挣扎着一侧身,贴住过道墙壁,一动也不敢动。子弹穿梭般射来,他听见委员长唤他,却疼得无法应声。初始,华清池外墙四周没有动静,蒋介石以为是局部兵变,指挥叫喊了一会,发现正门一线枪声很密集,他便乘机越窗而出,黑暗中摸摸爬爬,溜到了东侧围墙边。竺培基爬在墙头上打枪掩护,贴身侍卫、蒋介石的族侄蒋孝镇挺起瘦小身躯,战战兢兢把蒋介石托上了墙头。土墙也还结实,秋夏大雨天从骊山冲刷而下的水流,正好贴墙泄去,墙根下形成了深沟,从里边看去不甚高,蒋介石跳下去,却禁不住“哎哟”

一声，仰面朝天摔倒在冻得铁硬的壕沟里。蒋孝镇翻过墙扶他起来，蒋介石哆嗦着迈不开步。蒋孝镇顺着委员长身子摸下去，委员长赤着双脚，满地上是冰凉的砖头瓦块，摸不着皮鞋在那儿，蒋孝镇只好坐在沟沿，胡乱扒下自己的皮鞋，硬给委座往脚上套。套上鞋，蒋介石仍是“哎哟”着走不动。蒋孝镇便蹲下去，背起他往山上爬。瘦小个儿背个瘦长个儿，山又陡，背后子弹“吱吱”横飞，遍地荆棘丛中什么也不顾了，跌跌撞撞，蒋介石不知被摔下过多少次，每次跌地，他都尽量抓住黑乌乌的柏树杆枝，不使自己滚进边上的悬崖里。东边暗处的蓝天衬托出齐崭崭一堵石崖，当地老乡称为“鸡上架”，蒋介石无论如何是翻不上去了，就势躲进了大石侧畔的一缝山垭里。蒋孝镇精疲力竭，跌倒在二三丈远的右下方，他只听见委员长窸窸窣窣往里爬，却怎么也瞄不见那颀长干瘦的身影儿……

山是阴坡，冬日之晨又那么冷，巨石上、树叶上、荆棘上，全是白花花的残雪和霜花。空中笼一层薄薄的云雾，晨光蒙蒙，蔓草荒山的苍色石壁冷峻突兀，益发显得寒如冰窖。孙铭九带着十多个兵持枪而进，一步步搜索过来，一丛荆棘、一块岩石也不放过。“鸡上架”下边，他们发现了就地半躺着的蒋孝镇，荆棘划破了衣衫，手脸，面色苍白，活像一条失魂落魄的被抽了筋的小鬼。孙铭九问：“委员长在哪里？”

蒋孝镇半吞半吐乱支吾，孙铭九用枪指住他的脑袋：“不说，我马上毙你！”周围的枪都指向了蒋孝镇。蒋孝镇抖着嘴唇，眼睛却往东侧的山垭里瞄去。孙铭九一挥手，队伍忽啦一下围定了山垭，一步步裹了上去。忽然有人大喊：

“委员长在这儿呢、在这儿呢！”

随着一声划破晨空的清亮的叫喊，众人逆着曙色，分明看见石

哑间很快溜下来一条瘦长的身影，双脚在平处一落稳，便伸手扶住一尊鱼脊样的巨石，缓缓直起了身子，四周围同时发出了“哗啦啦”拉动枪栓的金属音响，那瘦长的身影突然缩了缩，抖抖索索喊道：“我是委员长，不要开枪！不要开枪！”那头颅随着惊恐的喊声一抖、又一抖。众人这才看清楚：这就是蒋介石！秃头，短发有些灰白，嘴里没牙，满身是土，身着古铜色长袍，白色布裤的裤管一长一短，赤脚板胡乱套一双小皮鞋，鞋带断了，手和腿腕划出了一条血痕。

“你们是哪一部分的？”他望着一眼眼黑乌乌的枪口，两颊抖得很厉害，几乎是站也站不稳，随时有可能一下子跌倒在地。

“张副司令让我们来保护委员长，请委员长进城！”

周围十几个人同声发喊：“委员长要领导我们抗日！领导我们打回东北去！”有的人双手举着枪向山下大喊：“委员长找到了，在这儿哪！”

一听是东北军，蒋介石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低头长长地嘘了一口气，浑身似乎抖得不那么厉害了。忽然又一抬头，对着对面而立的孙铭九说：“你是孙营长——孙铭九！”说罢就直直地盯住他。

“啊！你怎么知道我呢？”

“嗯，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，有人报告我的。”周围的枪口垂下来了，蒋介石看出众人没有伤害他的意思，又对孙铭九说：“你是个好青年……好青年……把我打死好啦，你打死我吧！”

“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，快快下山吧。”孙铭九催促。

“你们副司令怎么没有来？”蒋介石半眯住右眼发问。

“他在城里等你哩，专门等你哩！”

蒋介石一下子显得很不高兴：“你叫你们副司令来，我腰疼，不能走，一步也不能走！”他一面说一面坐在地上摇头。

“你腰疼，我背你下山。”

“山这么陡，怎么背?! 这里有没有马? 骑马也行，我会骑马。”蒋介石又仰起了脸。

“马在下边哩!” 四处的枪声还在不住地响，这是个危险地域，孙铭九简直有些发急了，“委员长，这地方不能久待，你再也不走，我就要给你下跪了。请你快下山吧!” 孙铭九说着跺了一下脚，向众人使了个眼色，左右一拥而上，挟架起蒋介石，簇拥着朝山下走去。

杨公馆楼后是一方小巧雅致的花园，严冬季节，花卉凋零，两架亭台一座假山，依然支应着冬日的败落场景。杨虎城咬着烟斗，一口连一口吸烟，张学良声音很沉郁：“虎城兄，委员长若是到了西安，采纳了我二人的意见，我便送他回南京。”虎城捏住烟斗：“委员长生死未知，是否找得到还说不定……”

“倘若找不到他，我割下这颗头颅，请虎城兄拿到南京去请罪，了结这桩公案!” 张学良声音诚挚而沉重。

杨虎城一把握住他的手，抖着声音说道：“汉卿，天塌下来有地接着，你怎么能这样讲话! 你把我杨虎城看成什么人啦!” 他眼镜后边亮晶晶的，张学良侧过头去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

屋里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，二位将军屏住呼吸，侧耳倾听。屋里一声欢呼，谢葆贞几乎是飞进了花园：“快，快接电话，委员长找到啦!”

杨虎城捏住烟斗，含笑凝视着谢葆贞，张学良大笑一声，跑进屋里。杨虎城进屋之时，张学良一只脚踩在凳子上，正握住话筒给刘多荃、白凤翔下命令：“所有捉到的人，不得就地处理，要一律给我带回西安!”

听筒里传来了刘多荃与白凤翔商量的声音，他二人忘记捂听筒，听筒这边听得一清二楚：

“白师长，我们把蒋孝先毙了，这怎么交待？”

白凤翔很粗鲁：“怕啥？给孙铭九通个气，统一口径，回去见了副司令，推说是中流弹死的。”

张学良对听筒骂了一声：“你们真混！”就扔了听筒。杨虎城和众位将领都笑啦。张学良扬起两只手，大声向诸位宣布：

“我和杨主任胆大包天，把天戳了一个大窟窿。目前国家民族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里。我和杨主任负责，你们也得负责。赶快筹划研究起草文件，打电报给陕北共产党，请委派负责人来。军事方面，组织一个参谋团；政治方面成立一个设计委员会，马上分头进行工作。”

凌晨五点，张学良发给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六旅旅长黄永安一封密电，嘱其袭击军航两校，封锁洛阳机场，黄永安背叛了张学良，拿着密电向祝绍周和航校主任王叔铭告了密，祝、王与空军司令毛邦初采取应急措施，派蔡锡昌架飞机来接应委员长。空中的三十多架飞机逃走了，蔡锡昌被送进西安城，拘押在花园饭店。

张学良给黄永安发电的同时，杨虎城密令冯钦哉部连夜自大荔渡过渭水，占领潼关，扼住潼关大门。没料想中央军樊崧甫部第二十八师，早在四小时之前已经占领了潼关。冯钦哉进退失据，担心个人前程，便灵机一动，秘密派人和樊崧甫搭线，以归附中央为号，背叛了杨虎城。

洛阳、潼关这两道重要门户，在卫队营攻进华清池两道门的时候，相继丢失了。